

地理學批判

威特弗格爾著

沈因明譯

上海

辛墾書店出版

1935

地 理 學 批 判

威 特 弗 格 爾 著
沈 因 明 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版

1 9 3 5

地 理 學 批 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初版

原 著 者	威 特 弗 格 爾
翻 譯 者	沈 因 明
發 行 人	張 明 德 上海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
發 行 所	辛 墾 書 店 上海海寧路三德里
印 刷 所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圖南里內
經 售 處	辛墾書店及各埠各大書局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實 價 大 洋 一 元

譯 者 小 引

地理學這門科學，就它底性質說來，是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領域的。自然科學的地理學，一般稱為自然地理學，以地文地理學為主體，天文地理學及生物地理學屬之；社會科學的地理學，以經濟地理學為主體，政治地理學及社會地理學屬之。統一此二者的，就嚴格的科學意味說來，只有地理學方法論。

這本『地理學批判』，原名為 Geopolitik, Geograph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mus 是 Wittfogel 發表於 Unta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三卷一、四、五號的名論文。這兒採的是日譯名，本子也是根據的日譯本（日本拓

殖大學教授川西正鑑譯，東京有恆社出版）。本書所處理過課題，是一個歷史哲學上最重要而有興味的課題，即歷史發展中社會因素與自然因素底關聯、構成、誰是指導的決定的因素、諸問題。因之它又構成了經濟地理學方法論底性質，而全書的結構，就是一個由經濟地理學（或經濟地理學方法論）批判以走到經濟地理學（或經濟地理學方法論）之建設的。這個問題、這本書，對於研究經濟地理學、歷史學、以及社會科學遊人，特別是一般地研究地理學而想要懂得地理學與社會及社會科學之關係的，都很重要。

著者威特弗格爾（K. A. Wittfogel），是德國著名的學者，特別是對中國問題底研究，素有國際聲譽。他關於中國問題底主要著作計有下列各種：

Das erwachende China. Ein Abriss aus der Geschichte und des gegenwärtige Problem Chinas. 1925。

Sun Yat Sen. Aufzeichnungen eines chinesischen Revolutionär. Eine Darstellung der Entwicklung Sun Yat Sens und des Sun-Yat-Senis-mus 1927。

Die Grundlagen der chinesischen Arbeiterbewe-

gung.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V. S. 247 ff.。

Die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Archiv fue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Bd. 57, S. 319 ff.。

Hegel ueber China.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ahrgang V. Heft 3. 1931.。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Bd. I. Leipzig. 1931 (中國底經濟與社會)。

特別是後者，僅出上卷，已約五十萬言，對中國之地理環境、生產力、生產狀態，及亞細亞生產方式，貢獻頗多。

威氏中國過去已有人介紹過，可惜都很零碎。這本小冊子，是他底名作，也是他極自負的著作。本書中起一個中心問題、自然契機規定歷史底發展呢，抑是社會的契機？著者繼承蒲列哈羅夫底意見，認為自然環境是終決地規定的。這個意見是否正確，自從蒲列哈羅夫提出後，還未有人充分地否認過，而本書著者則正是充分肯定主張，及充實地闡揚的。中國本身現在又在發生這個爭論了，所以我這兒正願提供出來供一般人底參考——自然也是供我們自己底參

考。至於我自己呢，現在還有待於研究，不想發表甚麼意見。附錄一篇蒲列哈羅夫論墨西尼可夫底『文明與歷史上之大河』，是一篇有關係而重要的文獻，也是蒲氏對於本問題比較具體的意見，想來是讀者所歡迎的。

本書翻譯時，並訂德文原雜誌，備校訂，惜已售缺。日譯間有錯落或意義不明瞭處，譯者除努力細心理會外，並請若水兄詳細校正一遍，改正不少，這兒應得感謝他。讀者如再發見有誤譯，能予以指正，個人十分歡迎。

沈因明 1934,12,17日。

導 言

(日譯者序)

爲了確立真的“活生生的科學之地理學”，現在，必得在新觀點之下，批判而且改正過去一切地理學。

現代地理學，從這門科學底性質底必然性說來，有兩個動向。一即記述的地理學，始終只是全無統一週知知識底聚集、和單純的地理學的事象之記述；它一個就是地理的物質論，即當作一種從自然的、地理的契機說明一切社會現象迴方法論。而且，它們同表現爲近世新興市民階級底“知識”及“世界觀”，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首先就記述的地理學來考察，早前，古代希臘人，爲用於宗教、政治、經濟等一切實踐的目的，要求關於地球及自然週知知識及技術；特別是到後來，

爲了所謂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底貿易、航海、旅行等實踐的必要，企求關於各地底習慣、風俗、文物及商品、交通路等底知識；於是，「物產地理學」、「商人地理學」及「商業地理學」發達了。所以Bucharin說：“地理學及人種學(Geographie und Ethnographie)，在商業及殖民地戰爭之上發展了。古代長於商業的國民(如Phonizier, Karthager)，同時又是最優秀的地理學者。中世紀地理學休眠了。有力的勃興，乃在近代。即由十五世紀商業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戰爭，及與此相關遊半商業的、半掠奪的、半科學的大旅行而再出現了。商業的海賊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荷蘭，即立於此等旅行及發見之前線。人種學也和殖民政策相關聯而發達了(這兒實際的問題，即‘文化’的布爾喬亞，應如何教導野蠻人，使之適於勞動)”。(N. Bucharin 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N. N. Jokowlew, Hamburg 1922, S. 183) Alois Kraus也向我們指示了同樣的見解。“地理學，自古以來就利用於實踐的興味。它在古代 Herodotos、Polybios、Strabon 等底敘述的地誌上，主要以政治家及軍人爲目標；在中世紀及宗教改革期，高調聖經字句，服務神學；在文藝復興時代，爲的要能更充分地理解古典；同樣，在重商主義時代，主要看做政治的教義。同時，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對商

人等營利階級高調其効用。因爲，在職業關係上，受各種地理學事實束縛過許多商人，能夠從一般地理學的表現——卽或因時代及著者之如何，在其構成上、又在其敘述上有多少的不完全——吸取許多利益”(Alois Kraus: Versuche einer Geschichte der Handels-und Wirtschaftsgeographie. 1904 1頁以下)。實際，商人所航海、交易過各地方底氣候、地形、風俗、民族、生產物、交通路、商業習慣等種種知識本身，對於商人階級，正是不可缺的事件，所以，必然地首先要求關於地理學的現象過地誌的知識本身。這種當作單純的實踐知識底聚集過地理學，就在今日，仍成爲英國地理學底主潮，有 MacFarland、Brown 等；在美國也有 Russell、Smith 等，就在日本，也有寺田貞次、野口保市郎、富田芳郎……等，從事這種研究。

其次，地理學底另一動向、地理的物質論又是如何呢？這也和前者同樣，是從一種基於希臘人之對自然力過畏怖心與驚異過占星術、神話、自然宗教等之所謂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出發的。這種企圖想從自然的、地理學的契機說明一切社會現象，它是在近世初期由一般哲學家、思想家所提示過自然觀，這也無非此時以來逐漸表現於歷史底表面過第三階級、卽市民階級底世界觀。它也是當做經過中世紀之

支配的封建主義的觀念形態、即傳統主義、神祕主義、絕對主義底對立物、即希臘的理智主義及合理主義底復興(Renaissance)，又是企圖將會表現為全歷史底原動力、人類命運底決定者遊神及絕對主義的主權置換為自然遊思想。於是認為只有自然才是對於人類(和對動物同樣)規定其生活形態及發展之唯一的契機。這兒，地理的物質論好似擔負了法、德新興市民階級底革命的觀念形態底性格。本書著者威特弗格爾(Wittfogel)說：“即從自己工業化着遊經濟過程底世界，必然地表現市民革命底思想家底思考樣式上遊自然科學底特質，又適應於當時的產業及自然科學底狀態，這些革命家底方法，本質地是機械論的。所以他們對抗從來支配的、半封建的、神學的意、德、沃、羅基底形而上學的神祕化遊物質論，是機械的物質論(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而且漸次在實踐地開拓、愈益精細地理論地研究與闡明遊自然之內，發見了機械論的法則，這當然，就在歷史的世界中，也盡可能地具有機械論的性格，同樣，又不能不招來一般的結合法則探究之途徑。……所以，當時有思想的市民革命底進步的思想家們——特別是德、法的——明白地及實際上為立足於地理的物質論遊歷史哲學底宣傳者。(本書，第二編，第一章 S.112—3)而為地理的物質論者的，如 Thu-

hydider、Aristotle、Holbach、Helvetius、Montesquieu、Herder、Moser、Kant、Hegel 輩出，地理的物質論底思想，對地理學的研究，大有影響。在德國 Humboldt、Retter、Ratzel、Hettner，等，在法國 Brunhes、Blache、Demangeon、Febver……等，在英、美 Buckle、Semple、Huntington、Horrabin 等，又在最近德國底 Reinhart、Richtbofen、Hau shofer、Graf……等，在日本 小田內通敏、和辻哲郎、佐藤弘、田中秀作等……在某種意味上說來，都可認為是立於地理的物質論底旗下的。

然而，由這種方法得來過結果，無非地理學無用論，或混沌而已。

首先，「記述的地理學」，實際，只有在近世初期商業資本底萌芽時代，才作為商人底貿易和交通底指針，確有實踐的意義；現在，這種任務——現時的經濟活動，例如商品之國際的交易、世界交通等不可缺的具體的知識底供給——由各種組織化了過新聞、雜誌、年鑑等機關，更迅速、更正確地達其目的，已不要甚麼十年如一日過教壇地理學了。因此，Th. Rothstein說：“百年之前，Hegel 揭出地理為世界史之基礎一命題。然而，就在二十世紀之前半，地理學還不過是單純的記述，都市、山岳、河川等，和歷史、經濟、世界政治

了無關聯而羅列於學習者之前，這種狀態出乎他之豫想吧。但事實確是如此。……地理學侵入了天文學、地質學、氣象學、以及法律學底領域，但依然固執着單純的記述方法，對於地理學底本題，不能明白解答。在從啓蒙時代傳來過舊俄的喜劇裏，有極端反動的女地主，鞭打農奴出身遊下女底場面——自己的兒子是貴族，就不研究地理也無妨礙，因為那只是對兒子底記憶力增加負擔，若是要旅行，則兒子任何時也有駕駛者的。充分有教養的現代人，有許多也要反問爲甚麼在學校學習地理吧，因為不知道地理也能旅行，何況成千成萬難於稱呼遊都市、山岳、河川等底名目，實在難於記憶呢。（Th. Rothstein: Alex Rado, Atlas für Politik Wirtschaft, Arbeiterbewegung, 1. Der Imperialismus. Wien-Berlin, 1930, Vorwort S. 5）地理學局限於這種地位時，地理學底研究，實在是無益的。

又，就地理學之另一方法論遊地理的物質論看來，立足於這個方法遊人們，也共同犯了典型的謬誤。（一）總括法（羅列法）。如氣候、土地、自然狀況各種契機，不是在它們底內面的關聯上、或把握這多種契機之內遊——恐怕是因歷史階段而變化——一種支配的契機這種方法上把握。這種不明瞭，決不是偶然的，正是從地理的物質論者們底階級地位

產生過必然結果；他們不從社會根本的形成力之勞動過程組織地開始其考察，因而缺乏可以正確地規定各種自然契機間底關聯和上下關係過確固的基準。這種總括法底結果，實在是混沌。這兒，自然契機本身雖科學地慎重地研究，仍不能提供甚麼整頓。(二)結論法(不要中間項，馬上得出結論過方法)*。即從分析中拋去最重要的中間項之一乃至多數，於是得出純粹任意的規定。結果，有時雖是真實的，而這時也未能科學地使之更加發展，許多場合，僅有半面的正確性，甚而全然錯誤。在這種方法上，分析中過勞動過程脫落了，否則就是社會的生活過程無所說明。這差不多是可一貫地見於地理的物質論者們的。至於這種分析之科學的價值，全成問題。(三)解放觀。力說人類逐漸成為自然之王——人類支配自然說——將從自然底影響解放。這個問題，從表面看來，不是方法論的缺陷，實是內容上過缺陷。這個命題上誰是誰非呢，只有在辯證法的、同樣物質論的考察法上，才能真正地確定。這兒，歷史哲學一般底最深刻的問題之一，為地理的物質論者提起了，但——當然——又全未解決而

*此字德文為 Die Kurzschluss Methode Kurzschluss 為短的結論之意，但實在不能表達此處底意思，日文譯成短路法，亦不可解。中文更無適當字句可譯，讀者注意括弧內解釋可也。

放棄。他們所作過“解決”，若徹底進行（那些公式，許多場合曖昧而不徹底，因之，在積極的意味上，甚麼也無所得）只有原理地返於觀念論（神祕主義的不可知論，和形而上學的宿命論）。從而將這種解放觀適用於具體的問題底實際的處理時，由它生出過結果，無非一貫的非偶然的謬誤的分析，及基礎的歷史的關聯一般底誤認。（參照本書，第二編，第四章）

於是，適應於實踐的要求，「記述的自然的地理學」，在現今高度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主義，或獨占資本主義階段），沒有現實的實踐的意味；又依據「地理的物質論」之片面的、自然主義的把握方法，在現在經濟組織底綱目之中，也不能說明受各種社會的、歷史的制約而表現過地理的事象，例如人口、都市、國家、交通路、以至資本、金融資本、農業、鑛業、工業、商業、商業獨占體、資本輸出、經濟領域底分割、殖民地爭奪、重工業地爭奪、戰爭等等。所以，現代地理學，完全喪失了它底科學性，當面着應再從別的立場來改正過危機。

本書是嘉爾·奧古斯特·威特弗格爾（Karl August Wittfogel）連載於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ahrgang III. Heft Nr. 1.4.5 過不朽的名論文 Geopolitik, Geograph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mus 之全譯。

著者在第一編上，採取地理政治學(Geopolitik)爲課題，檢討其特質，將其認識不足性駁擊得體無完膚；而這種地理政治學，正被視爲過去大學底地理學者間明明暗暗所排斥過地理學底一個新傾向、科學的歷史觀之新的“補全”、及反對地理學無用論而風靡今日之全世界的。第二編選今日有世界傾向過地理學方法論之地理的物質論，指出其缺陷何在。第三編則是將來應建設的社會科學的地理學，特別是經濟地理學，從其必得如何過立場，無餘蘊地論究立脚於辯證法的物質論過經濟地理學方法論。“半身不遂的地理學”、“幽囚着的地理學”、“無用的地理學”，由本書才得到改正，我們才看見了真的活生生的科學之成立。依它人類才提供了向着地理學本來的課題之正確的解答吧。

氣候、土地、地理的位置等自然狀態，以經濟（勞動力、勞動手段、勞動對象）爲媒介，才作用於人類底社會經濟生活。都市、山岳、河川、或國家，它不表現經濟的價值時，則沒有何等意義，對學習者也沒有何等興味（過去的地理學者，看落了這種媒介物，以爲自然環境，馬上原樣地影響人類社會）。中國，若從其炭田、鐵礦等一道看時，則你就理解爲甚麼列強那樣地讚美這個國家之明媚的風光和氣候了。無論在地球之那兒，要是你聽見帝國主義列強發生了新的突擊，

則你翻開地理學書調查一下那兒的經濟的富源好了。因之，現在顯然是怎樣的富源成問題了吧(Th. Rothstein, a. a. O. S. 6)。如此理解地理學，則地理學就充分是“活生生的社會科學”。……

威特弗格爾，還有下列的著作(重要的)：

Urkommunismus und Feudalismus, Berlin, 1922。

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Eine Marxische Untersuchung, Berlin, 1922。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Wien,
1924。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Bd. I, Leipzig
1931。

(下略，本文中亦小有節略。)